



薛涛

薛涛,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创作群体中,个人风格极为明朗的作家。从上世纪90年代以辽宁“小虎队”“棒槌鸟儿童文学丛书”广受认可,到先后获得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、陈伯吹儿童文学奖等奖项至今,薛涛的文学姿态,是白山黑土孕育的东北汉子,倔强,爽直。他心无旁骛,始终踏着自我的节奏,朝向他心中认定的文学与儿童文学的“理想状态”。薛涛新近出版的长篇小说《孤单的少校》,字数高达15万字,回应了目前儿童长篇小说创作中普遍存在的“长篇”形态不典型、结构能力不足等问题。

薛涛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,于现实生活中架构出“成人”与“儿童”这两个既独立又并行的“世界”。作品借助薛涛一贯的、极具“陌生化”与幽默感的艺术语言,以三部曲的形式将意蕴层层推向深入。作品从第一部《左岸太阳 右岸月亮》的顽童生活写真人手,描摹了一群将电子游戏里的战争模拟到现实之中的男孩子,以及他们给太阳镇、月亮镇带来的鸡飞狗跳的趣味生机。至第二部《兄弟连》,几个男孩子的“军队”归属屡屡主动或被动变更,以孩子们在游戏中懵懂个体与群体关系的认识,触及儿童与人类普遍共通的孤独感与“我是谁”的自我之思。至第三部《小行星与银河》,再向纵深追进,失踪女孩小行星的故事被揭开,久已匿迹的长白狼现身,战争游戏竟然并非仅止于“游戏”。作家借助现实主义手法中突然闯入的意识流描写,让“仰望星空”与“俯瞰大地”寻找到了生命

气息的契合,在强烈的惊奇感与悲悯的诗意中,指向儿童原发的成长。

《孤单的少校》：“顽童喜剧”背后的悲悯诗意

■崔昕平

《孤单的少校》,薛涛/著,接力出版社2018年4月第一版,39.80元

命气息的契合,在强烈的惊奇感与悲悯的诗意中,指向儿童原发的成长,指向人类心灵的救赎。正像曹文轩所评价的,薛涛是这样一位作家,“喜欢直接进入人性的底部去看那里的风景和气象”。

“平行世界”的概念,因“幻想小说”的理论探讨而广为人知。幻想小说的特质在于,在现实世界之外架构了一个“共在”的幻想世界,而《孤单的少校》却在现实的世界中,巧妙运用了平行世界的视野方式,展现了同处于现实生活中的两个紧密相连又截然独立的世界。这两个世界,一个属于成人,另一个属于孩子。

作品落笔于一群精力过剩的男孩子。被大人禁止到游戏厅打游戏的男孩子们,在太阳镇组建了“豆子团”,在月亮镇成立了“谷子团”,并严格执行军衔制,豆子团的头儿是位“上校”,谷子团的头儿是位“少校”。“我”和弟弟“乒乓”后来又拉起了“兄弟连”,一个做“上尉”,一个当“少尉”。从此,男孩子们的生活“激情澎湃又无比单调——为了和平发起战争,为了以后的战争暂时选择和平;进攻、妥协;宣战,停战……”在成人的世界里,这是一场孩子变着戏法的游戏,而在孩子眼里,却是真刀真枪,生死攸关的大战。当“我”郑重其事地背着宣战书在街上走过时,大人们还像平时一样过着日子,“我”责怪成人的漠不关心,成人的评价则是,“闹吧。几天不闹你们就憋着难受!”两个视野共同讲述着一个故事,却俨然两个截然不同的“频道”。

薛涛对男孩形象的塑造非常耀眼,在《满山打鬼子》《九月的冰河》《小车站》等作品中塑造了许多孟浪的、顽皮的、勇敢的男孩子。《孤单的少校》中,薛涛写“大战”前夕的“招

兵”,学习好的不要,有才气的不要,各种成人眼中的“优秀”孩子都不要,将笔下的“童年”圈定为一群不安分的、精力无处释放的男孩子。也正因为紧贴自然状态的童心,他笔下的淘气孩子,摒弃了某些校园小说搞怪取乐,哗众取宠,过度渲染的毛病,呈现着生活的原貌,童心的原貌。

作品中,与男孩子的活力相映衬,孩子视野中的一切都是鲜活的,包括羊肠河的那片林子:“树林子一直坚持向四周生长,不停扩大面积,终于长到了羊肠河边。到了河边,它们还是停不下来,日日夜夜惦记着对岸的草甸子。太阳镇装不下树木的野心了。后来,有一大片桦树抢先过了河,长到月亮镇的地盘上去了。”借助这股生活活虎的热闹劲儿,衬出了男童世界的生龙活虎。

作品具有鲜明的、独属于薛涛的语体滋味。那首先是一种语词的陌生化,其次源自新异的幽默感。薛涛的文学语言个性鲜明,常常大胆突破语言定势,以令人惊异的联想,产生极强的“陌生化”效果。

《孤单的少校》中写预感弟弟闯祸的哥哥的心情,并不正面强攻,而是巧妙地在外围渲染,“我战战兢兢吃着清淡的食物。白菜、萝卜是我的最爱。今天混合在一起竟然吃出了茄子的味道”。间接的心理展现,经过一番还原再现,显出丰富的滋味。“我恶狠狠地跑进镇子。气势太凶猛的缘故,太阳旅社的看家狗007都没敢拦我,乖顺地摇着尾巴放我过去。这让我很有面子,我回头对它说:‘小弟,哥不忘,不忘。’狗小弟也有表示,它今天怎么了,忘!忘!……我不明白它怎么了,平时最凶的

狗都对我网开一面。肯定要出大事了。”这是一段教科书级别的心理描写,孩子的感受移情到周围之物身上,自我中心思维被文字生动展现,紧张的心理借外围描写一览无遗。

《孤单的少校》中的幽默感,主要来自“大”与“小”的错位。每一次男孩子间的小冲突,都被视作一场严肃的战争,战争“主要靠零零碎碎的周末推进,主要靠整齐的寒假暑假完成大的布局”,“宣战书”“军事秘密”“兵分两路”“化整为零”“空袭”之类的军事术语统统用来描绘孩子们的战争游戏,把孩子们煞有介事、严肃紧张的面貌和盘托出。

在薛涛作品中,深挚的现实拥抱与浪漫的诗意飞翔常常是形影不离的。借助长篇幅的架构,薛涛并没有让《孤单的少校》局限于淘气率真的男孩唱一曲痛快淋漓的童年之歌,而是借助儿童坦率赤子的视角,探向人性深处。

这是一部始终在寻找“自我”的小说。譬如,在他者视角下的“我”的认识,自我对“我”的追问,群体的“我”与个体的“我”的矛盾与找不到归属的孤独。故事由一个“顽童的喜剧”升华,拥有了更饱满多层的哲学层面的涵义。

薛涛的作品,屡屡落笔于生死。在《废墟居民》《围墙里的小河》《泡泡家族》等幻想小说中,以死亡后的幻想,讲述情感超越死亡的永恒。在现实题材如《小城池》中,女孩沙漏之死则更具有了现实之思。《孤单的少校》中,三度写到死亡,小行星之死,长白狼之死,护林员之死。小说选取了一种极具浪漫主义的手法,翱翔于现实之上,去描写生命如何走向死亡,讲述自我对生命

意义的确认。

浪漫诗意的推动下,幻境突然闯入了现实,作品真的出现了一个如幻想小说般的平行世界。“我”分裂成了两个我,“一个在传说里面行走,跟狼谈心;一个是现在的我,尾随沉默的狼进入陌生的山谷,企图走进一个传说”。此时,意识流手法跃然而出,承担了一段杂沓纷呈的梦境书写。山林生态恶化,长白狼连改素食,但克服不了“孤独”。它掠走了小行星,并不打算吃她。但小行星不“懂”它,躲在高高的树枝上,直至饿死。狼心怀忏悔,守候在树下,“等小行星零零碎碎全部坠落再填平它”,这个过程,它足足等了几个月。

这一段被苍老的长白狼和失踪多年的女孩“小行星”引领的叙事,幻境叠叠梦境,构成了作品亦真亦幻的“平行世界”。一段极为诗意的星空描写中,“我”目送小行星号与护林员飞离尘世。面对广袤星空,“我”形成了又一次对自我的认知:我们都是星河中一滴水或者一粒尘,“没有例外”。孩子突然发现一个秘密,羊肠河地图就是一张星图。羊肠河是一条银河,左岸“太阳”,右岸“月亮”,稍远的西北方向有一个小镇,标注着“银河”——一切以一种冥冥中的方式相连。生活与传奇,就这样水乳交融在一起,左边生活,右边传奇。在这片神奇河滩上,孩子们被眼前所见震慑了:在河滩上的夜空里,月亮,众多的恒星,无数颗小行星。它们构成一条银河,或者散落在银河之外。其中一颗,是少校与妈妈要找的小行星。故事在浓郁的诗意星空中,以中国民间故事的方式,寄寓了天上人间的相聚。



《孤单的少校》

类型小说要写好并不容易,作家要解决一些艺术难题,才能让作品闪亮起来。

“灾难求生”系列：关于类型小说的艺术性

■王林



许诺晨

许诺晨是近年来在儿童文学界风头正劲的儿童文学作家。她的作品创作题材很广,有校园小说、童话、绘本等,目前已有60余册。新近是由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一套“灾难求生系列”。丛书一套5本——《追风少年》《地表震动模式》《不沉的冲锋舟》《致命病毒入侵》《火烧摩天楼》,分别将主人公置于龙卷风、地震、洪水、传染病和火灾等灾难中,让孩子在灾难中学会成长。

灾难小说是小说中常见的类型,但专门写给儿童的灾难小说却并不多见。其创作意义和出版价值都不言而喻。当代儿童多处于成人的严密保护之下,少有机会经历各种险境,自然也缺乏一些锻炼。可是,灾难来临时,可并不分成人还是儿童。而且儿童由于保护意识薄弱,保护手段缺少,常常成为受到伤害最严重的群体。每天打开新闻,各种灾难不断,威胁丛生,如果孩子能够经历冒险,学会保护自己,至少可以减少很多不必要的伤害吧。我想,许诺晨的创作出发点也是抱持了这样的爱心和希冀。

灾难小说属于类型小说,因为有着惊险的情节和鲜明的任务,吸引孩子阅读具有先天优势。不过,要写好却不容易,作家要解决一些艺术难题,才能让作品闪亮起来。在我读来,“灾难求生”系列很好地处理了一些艺术难题。

首先,“灾难求生”的故事编得很缜密。把故事编得逻辑严密,前后自洽,其实是写小说的基本功。但是,这种基本功却在当前的儿童小说中被淡忘了,有时会显得漏洞百出——要么不能解释人物动机,要么情节前后矛盾,要么故事推进缺乏合理性。在《致命病毒入侵》中,首先是东湖市爆发致命传染病,后是董咚咚的父亲董鹏为了项目冒险前往东湖,然后才有了三个小伙伴营救并阻止病毒的流传,这个故事的逻辑结构清晰。儿童由于本身行动受限,将他们置于灾难环境中时,要考虑主人公的身心特点,不能像成人灾难小说一样,具有“超人”能力的营救者出现,否则会减少作品的可信性。在许诺晨的“灾难求生”系列中,三个小伙伴都是普通孩子,会搞笑、爱耍宝,也害怕,但由此而显得人物真实可信。当然,他们在灾难面前的勇敢、团结、机智同样也能给小读者以“模仿的对象”。

其次,“灾难求生”的故事还要考虑儿童特点。灾难免不了死亡、受伤、痛苦、恐怖。但是,如果作家不加选择,甚至为了销量有意为之,那就有违职业道德了。儿童灾难小说,既要把灾难刻画得身临其境,又要去除血腥和恐怖,有惊无险。这不是艺术真实的问题,而是艺术良知的问题。纵观许诺晨的“灾难求生”系列,对小读者而言,犹如“纸上冒险”,虽有同情感同,但最后总能平安圆满。比起有的类似作品,“灾难求生”系列应该标上“放心阅读”的评语。

纵观许诺晨的儿童文学创作之路,作家的创作之路正在拓宽,更重要的是越来越自信。目前,许诺晨正在参加鲁迅文学院的青年作家培训班,相信文学理论的“短板”也会补强。



“灾难求生”系列,许诺晨/著,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2017年11月第一版,18.00元/册



萧袤

我的两个孩子都喜欢吃粽子,不过两人的口味却很不一样。女儿从小在南方生活,跟着外公外婆,吃惯了肉粽子。儿子虽然在南方出生,却在北方长大,从小和爷爷奶奶吃大枣粽,所以爱吃甜粽。儿子拿到肉粽,必定大喊“恶心的”,丢到一边;女儿拿到大枣粽,也必定大喊“恶心的”,扔到一边。每次看到他们仿若演双簧的样子,我都觉得好笑又有趣。这大约就是人的饮食印记吧。就像汪曾祺先生所说:“曾经沧海难为水,他乡咸鸭蛋,我实在瞧不上。”

其实,除了吃,读书也一样。小时候读过的书,仿若草蛇灰线,在人的一生里伏脉千里。

女儿七岁,她读的书,都是我选定的。最近的书目里,《山海经》是常客。除了因为我自己想

小时候读过的书,仿若草蛇灰线,在人的一生里伏脉千里。

童年的吃食和阅读——闲说萧袤“童话山海经”

■蓝双秀

《童话山海经》(四册),萧袤/著,明天出版社2018年4月第一版,22.00元/册

弥补《古本山海经图说》丢失的缺憾,也大约因为我最近发现了一套很适合她这个年龄段的小孩读的童话——“童话山海经”。

这套书的作者萧袤,是个很有趣的人。用他自己的话说,大约也是小时候喜欢看,没事就翻翻,一本《山海经》被翻得不成样子。像汪曾祺先生搜集咸菜的来源一样,萧袤也搜集不同版本的《山海经》,读之,玩之,最后发现《山海经》里那些奇奇怪怪的生物很好玩,简直就像童话一样,于是一拍大腿,有了一——写成“童话山海经”。

这套“童话山海经”正如书名所显示的那样,用童话的手法来讲述和《山海经》有关的故事。这种讲述,不是私塾先生戒尺一敲,摇头晃脑的讲诵,而是像乡间的老奶奶那样,煤油灯一吹:“从前有个农民,家里很穷,和一只木桶生活在一起……”用充满生活情味的有趣的充满幻想的故事和轻

松的手法,给孩子打开一扇亲近经典的门。

我因为自己喜好的缘故,一直想带女儿读《山海经》,但是又怕直接读原文,她会觉得枯燥,从而破坏了她对《山海经》的印象。毕竟现在的孩子已经不如以前的孩子那样能正襟危坐聆听经典了。于是,在买到“童话山海经”之后,我先让女儿读里面的故事,因为故事有趣,她进而就会对故事里提到的《山海经》的生物有兴趣,这样我们再去读《山海经》原文和原图,去重新认识《山海经》里的文字,这样下来,书才算读好了。

有人可能会觉得,这样带孩子读书“太烧了”。这其实就像我们给孩子做主食,不是直接给他老奶奶那样,煤油灯一吹:“从前有个农民,家里很穷,和一只木桶生活在一起……”用充满生活情味的有趣的充满幻想的故事和轻

做成绿色的、紫色的、黄色等各种颜色,无非就是想通过丰富有趣的内容和形式,让孩子对食物感兴趣。读书亦如此。

《山海经》文字极为简洁,每一条日常寥寥数字即毕,并且年代久远,想要理解,特别需要想象力,想要给孩子说明白,也很需要技巧。比如,《山海经·海外北经》记载:“无胥之国有长股人,为人无胥。”那么这“无胥之国”的人到底长什么样,他们的性格如何,他们的生活如何?没有人知道,怎么跟孩子们解释呢?

为了和孩子讲清楚这“无胥之国”的事,萧袤单独写了篇叫《土里蹦》的童话。在这篇童话里,他塑造了一个土豆小人的形象,生动地阐释了《山海经》原文里那句简短的记载。同时,他又借土豆小人之口,把他们家遭到破坏、你搞不清楚什么时候会有一些古怪的东西冒出来,把我们的家挤破了”

的话,表达了爱护自然、爱护其他生命的呼吁。这样,《山海经》里讲述的生物,就仿佛跨开了历史的重重迷雾,从遥远的古代,来到了鲜活的当下,站在孩子的面前。

在萧袤笔下,《山海经》古老而简短的文字,像被赋予了生命,变成立体可感的形象,那些远古的生命仿若就生活在我们的身边。结合他的童话故事,再去读《山海经》里的原文,那一个个文字仿佛都有了温度和生命,在古籍里鲜艳地活着。

吃食和阅读,一个满足物质的欲望,一个满足精神的欲望,但偏偏印记却都会在童年时打下。我想让家里的孩子都和我一样喜欢吃吃的肉粽,我想让他们从小能抚摸到中华传统文化,于是家里会收集这类书供他们阅读,就像萧袤的“童话山海经”,我想让这样的书在他们的一生里伏脉千里,有一天能勾连出精彩的故事。

童话的本质是从平凡的日常生活中发现奇迹,创造惊喜。于是,童话的“创造性”大概主要就在于它的“理想性”。

《噗噜噗噜蜜》：理想主义者的童话表达

■李利芳

《噗噜噗噜蜜》,安武林/著,天天出版社2017年11月第一版,25.00元

婆。她给熊宝宝和汪汪狗的生活制造了很多混乱,不过两个好朋友始终能够经受得住考验,最终他们“合体”成为了怪婆婆的徒弟,共同以“噗噜噗噜蜜”的口号实现了快乐的飞翔。这个童话的面貌一如安武林此前的作品,写得干净利落,人物与故事都信手拈来,浑然天成,不着刻意经营的痕迹。从语言到叙事,都浸润着童话文体固有的温馨、奇趣,以及安武林作为男性作家的幽默、通透与爽朗。

童话的本质是从平凡的日常生活中发现奇迹,创造惊喜。童话精神是一种“肯定性”的生命态度,它不甘平庸,努力从大地内部生长能量。所以童话的入口往往看起来很平常,多见生活化场景,但往里走,事件与意蕴却内呈“奇崛”气象,是一个逐步为生活注入“力量”与呈现生活“奇观”的过程。于是,童话的“创造性”大概主要就在于它的“理想性”,它是一种典型的对世界持有“理想主义”精神的文学文体。而“理想性”,我以为大概又是“儿童文学”的灵魂。

经常性、持续性地对生活持有“理想性”的关怀,实非易事,这就是我们对童话作家致敬的终极理由。从安武林长期对童话的坚守来看,他的童话情结与理想主义精神实属难能可贵。因为从当前原创儿童文学事业整体发展的背景看,童话文体的重振发展恰成了一个艰巨的时代课题。

《噗噜噗噜蜜》是从生活细微处切入的。故事从熊宝宝与汪汪狗的日常见面开始,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,熊宝宝是戴着爸爸为他用榛子穿成的项链去找汪汪狗的。熊爸爸在穿这个项链时,对熊宝宝说:“嘿,宝贝,你瞧,整个森林都穿在一起了,想想看,把森林挂在脖子上的感觉,是不是很好奇?”一个榛子项链将熊爸爸最朴素真诚的与生活态度完整地呈现了出来。生命的乐趣就在于我们在这个世界上。从榛子到森林,熊爸爸在不经意间传递给孩子们的是最深奥最明亮的生活哲学。

儿童人格的成长取决于他的

环境,成人形象始终是儿童文学作家在作品中渗入其价值理念的逻辑前提。熊爸爸在作品中着墨甚少,但他的存在至为关键。儿童文学是成人与儿童对话的文学,是成人与儿童两个主体共在的文学,安武林对此一直非常自觉,他作品中的成人形象一直很耐琢磨与品味,《噗噜噗噜蜜》的成人形象处理更明显智慧。老巫婆是这部作品中另一个关键的成人形象,她的性格魅力突出表现在其“表象”与“内涵”的距离,以及由此造成的审美张力上。老巫婆是一个很容易让孩子“惧怕”但又颇具吸引力的人物,于是这个过程中,有趣的故事便源源不断发生了。最重要的是,经由这个过程,最终老巫婆“蜕变”出她的“真相”,其实她并不是坏巫婆,她所有的“怪”都源自于一个善良而珍贵的愿望,她想让熊宝宝学会魔法,但更要让他明白:“要想学会魔法,离不开你最关心、最在乎的人——你的好朋友的帮助……真正的友谊,就是真正的魔法。”

熊宝宝、汪汪狗与老巫婆的交往过程是曲折的,但富有深刻的意味。孩子在阅读中会潜移默化接受一种影响,我们对世界的掌握需要透过现象去本质。表象与内涵往往会有很大的距离。老巫婆是一个引领孩子成长的大人。孩子们通常会反感大人的说教,不去认同大人表象上所呈现的类似老巫婆的怪异,但经历了成长的过程后,最终往往又可以理解同情大人的良苦用心。

这部童话的主旨是关于友谊的。安武林在众多童话与小说中都力图弘扬这个主题。这是因为他深深意识到,孩子的社会化其实就是与环境、与他人建立关系的过程,一份纯净、牢固、透明的友谊对他们有效融入社会至关重要。在这部童话中,安武林将珍贵的友谊幻化为一个魔法口诀——“噗噜噗噜蜜”,发音简单,充满童趣天真,寓意在“提纯”“精华”“甜蜜”等有关于“童话”内核的质素,与其“童话饼”的思路一脉相承,显示出一个理想主义者对儿童文学最自然真切的理解。



安武林

安武林对儿童文学多种文体的驾驭都很自如。他在童话、少年小说、童诗、散文等多个领域均卓有建树。但毫无疑问首先而且主要是“童话”成就他成为了一名儿童文学作家,童话赋予了他对儿童文学最本质纯粹的理解与表达。

安武林有一篇童话叫《童话饼》,他曾在这篇作品中说,童话饼是用白花的花粉和花瓣上的露珠做成的,吃了它会使人们保持心地善良的品格。这个比喻把童话的质地具象化了。安武林有大量优秀的童话,其中不乏《老蜘蛛的一百张床》这样的经典之作。新作长篇童话《噗噜噗噜蜜》再一次演绎了安武林自然而本真的童话艺术能力。

这个作品中有三个主要人物,熊宝宝、汪汪狗和老巫婆。熊宝宝和汪汪狗是一对好朋友。可是某一天他们遇到了老巫婆,这是一个脾气古怪、法力无边、又想收个徒弟的怪婆